

籌辦夷務始末

卷七十七之七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七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十月戊辰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
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准江西省轉准前運各省將至藏
傳教之喇嘛哂夷人噶嘑約喇額窪哩斯塔二名咨解到
粵當飭臬司嚴良訓會同委員候補道趙長齡督同廣州
府將該夷等詳細研鞫據供伊等於道光十六年及二十
一年先後來至中國傳習天主教到過廣東福建江西湖
北河南山東直隸等省由京城赴關東彼此會遇復由邊
外蒙古地方行走至甘肅蘭州等處同往西藏致被拏解
等供覈與四川督臣及駐藏大臣所訊供詞大畧相同詰

以該夷遠涉重洋。經歷數省。學習各處語言文字。意究何居。據供伊國以傳教為功德。多傳一人。即多一功德。是以不惜遠道。來至中國。前赴各省傳教。又因伊國語言文字。中國人不能通曉。是以學習中國文字。並各省語音。無非為便於傳教起見。並無他意。伊等所習天主教。實係勸人為善。至所過各省。均時來時去。並無久留。所傳人數。亦無冊籍記載。實在不能追憶姓名。詰以廣東向來喇嘛。買賣之人。甚屬無多。其領事設自近年。從前並無夷目羈留於此。所稱駐紮總管。係屬何人。何以該國王有發給戒表來粵照驗之事。至伊等遠赴內地。時閱數年。路經萬里盤。

費亦屬不貲。何能盡由本國帶來。究係何處何人接濟。令其確切一一指出。據供伊等所攜戒表。如中國僧人度牒。澳門各國夷人同教不少。見此度牒。便可收留居住。其實十六年三十一。年伊等來粵時。伊國委無駐紮總管。前在川省。係屬混供。至所需盤費。緣伊等雜髮改裝。又竊通中國及滿蒙語言文字。與內地僧人無異。隨時募化。均有人施捨。伊等俱係單身。無多花費。是以不致困乏。兼有贏餘。並非另有別人接濟。伊並稱聞本國領事。現在澳門。伊等沿途感受風寒。尚須在省醫治。懇求暫交荷蘭國領事收領等情。由司詳解前來。臣等親提研鞫。無異。遵復暗加體

訪該夷實係吡喃哂人並非奸徒冒混隨將匣內所貯夷信夷書轉交委員平慶涇道潘仕成密傳通事繙譯因與紅毛文字不同未能辨識復經該道轉交咪喇堅國夷目識認據稱夷信係該夷等從前在粵所接家信及該國王所給傳教文憑即該夷等所稱戒表夷書乃係天主教常行之書西洋稱為福音書詞句較多一時不及繙譯現有伊等舊存譯就漢字刻本呈閱等語並據該委員向該夷目取到漢字夷書一本查閱文詞鄙俚尚無違悖字句當飭將該夷噶嘑喇額窪哩斯塔二名發交荷蘭國夷目收領轉交吡喃哂夷目管束旋接吡喃哂夷目吐咕申稱

該夷等實係由伊國前來中國傳教。今蒙遞還。不勝感激等情。伏查天主教自前明利瑪竇傳入中國。已歷數百年之久。而澳門之大小巴寺。均建立多年。向為番僧麇聚之處。華夷錯雜。真偽難分。上年嘑喇哂夷酋。請將習教為善之人。免予治罪。臣等即料各國夷人。必有潛赴內地傳教者。是以定議時。特於約內註明。不許夷人遠赴內地傳教。嚴立限制。以備將來遇有拏獲。免致藉口。此次噶畢喇喇等。及前次大呂宋國夷人納巴羅。先後經西藏及湖北查拏解粵。均經訊明。於數年前赴內地傳教。係在未定條約之先。當即發交各該夷目收領。並飭按照條約嚴加管束。

該夷目等以成約在先。各無異說。以後遇有似此案件。辦理尚可不致棘手。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訊明至藏傳教之喇嘛。晒夷人酌辦情形一摺。覽奏已悉。此次赴藏傳教之喇嘛。噶哩喇。額窪哩。斯塔。二名。由川省咨解到粵。經該督等訊明。該夷人雖遠涉重洋。經歷數省。實止冀圖傳教。並無別情。亦非奸徒冒混。並將夷信等件。交咪喇堅夷目識認。旋據呈出譯漢刻本。查閱詞句。尚無違悖。自屬可信。現已將該夷等發交夷目管束。自應如此辦理。惟各國夷人。不准潛赴內地傳教。載在條約。限制甚嚴。雖此次赴藏之噶哩喇。等。及前次由湖北拏獲之大呂宋夷人納巴。

羅計期均在未定條約之先。以後惟當諭知各該夷人。除五口地方。准其建堂禮拜外。斷不准擅至各省。任意遨遊。務令各該夷目。自行約束。恪遵成約。以息事端。而免藉口。是為至要。

耆英黃恩彤又奏。臣等前因十三行地方。有暎夷與民人口角細故。互相爭鬧。當將派員彈壓。及地方照常安靜緣由。附片具奏。奉

硃批。公平料理。不可令該夷有所藉口。逞刁之事。欽此。伏查本案起釁情由。實係暎夷理曲。而內地民人。並不稟官伸理。輒即糾眾滋鬧。亦屬不合。節經臣等備文照會暎首德呢時。責令按約辦理。該首理屈詞窮。尚無藉口逞刁之事。惟思

十三行地方民夷錯處。各國夷人不諳中國法度。而粵省民情浮動。遇事生風。彼此相爭。實為事所恆有。與其周章於事後。不如防範於事前。查該處本有舊設卡房。撥兵駐巡。但為數無多。未足以資彈壓。而地方文武衙署相離較遠。耳目益覺難周。茲臣等督同司道等酌議。擬於十三行洋行會館及附近扼要處所。移駐弁兵。作為專汛。在彼駐紮巡防。其弁兵除舊設之二十二名。再於廣州協抽撥七十八名。作為一百名。遴委武職都守一員管帶。並委文職正印官一員。會同稽察。遇有民夷口角。立即驅逐解散。並將該夷動靜。時刻詞察。按日稟報。仍約束兵丁。不得干預。

別項事件。庶中外可以永久相安。

硃批。該部知道。

己巳。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竊臣等接據咪喇哩夷酋噶嘩喋來文。內稱伊國派令米魯作為公使。管理本國通商事宜。並齎有國書呈進。

大皇帝御覽。現已到省。請定期定地相見等語。當經備文照覆。定於九月初八日。在城外公所接見。並令委員傳諭。將伊國書帶至公所。以便酌辦。屆期臣等帶同委員趙長齡潘仕成。銅麟甯立梯等出城。與該酋噶嘩喋會晤。先用好言慰問。詰以國書曾否攜帶。該酋將譯出漢字一件呈出。閱其

詞意。極為恭順。詢以原書何在。據稱伊國主命伊入覲面呈。

大皇帝。此時未便呈出等語。自係踵前首顧。臆故智。妄有干求。臣等查前與咪夷酌定條約。因恐其將來仍以呈遞國書為由。藉圖北上。當於條約載明。合眾國日後若有國書遞達中國。

朝廷者。應由中國辦理外國事務之

欽差大臣。或兩廣總督。將原書代奏。今該酋既齎有國書。自應交出代奏。方昭信守。未便自行進呈。致乖原約。復督同趙長齡。將條約檢出。給令閱看。並細與講解。該酋俯首無詞。允

俟回寓後。將國書繳出。求為轉奏。當備酒食款待。並向宣
布。

皇上恩德。諭以兩國萬年和好。彼此人民。均有利益。凡事俱應遵
守條約。管束商人。不可稍有踰違。該酋極知領悟。據稱以
後一切事宜。當謹遵指示等語。旋回十三行寓所。將所齎
原書繳呈。當令委員潘仕成。轉交識認夷字之人。辨認與
譯出漢字一件相符。臣等察看該酋。尚非刁詐。將來駕馭
得宜。似可不致妄生枝節。至該國王嚮風慕義。特具國書。
遣令該酋齎呈。其意亦屬無他。除將原書及譯出漢字一
件。咨送軍機處查覈外。所有臣等接晤該酋及辦理緣由。

理合恭摺奏

聞。

硃批。所辦好。知道了。片留中。

十一月庚子。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鄭祖琛。奏竊照琉球國王尚有遣正使耳目官向元模。副使正議大夫梁必達等。恭進本年例貢。業已航海抵閩。現經臣等另摺奏報。並委員伴送該貢使等起程赴京。茲據福建藩司徐繼畬詳。據琉球國正使王舅毛增光。副使正議大夫梁學孔等稱。本年國王遣向元模等恭進貢品來閩。另給文二角。飭令光等附搭貢船。親齎投送。又上年該國接貢船隻內

渡亦有咨文二角。交給呈投。茲查前船尚未到閩。想係遭風漂泊他處。合將光等所帶底稿。照錄一分。同奉給咨文。一併繳送察辦等情。該司隨將該使臣等錄呈稿底二件。先行查閱。均係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初四日所發。一稱佛蘭哂國前留該國之執事。嚶喃。叨。通事。粵五思。具二人。至今未見撤回。一稱。啖。咭。喇。國戰船。於道光二十三年。並二十五年五七等月。四次駛至該國。量地探水。並有福州領事李太郭。送給留閩通事魏學賢文憑一紙。內稱。啖。國戰船往來。毋庸懼怕等語。該國王因。啖。夷存心難測。恐日後再來滋事。咨請轉詳辦理各等情。該司又將咨文二角。

逐一拆閱。一係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所發。內稱本年四月初五日。有暎咭喇船一隻到來。帶有醫士伯德令。攜眷上岸。逗留不去。現在該國設局療病。又四月初七五月十二等日。有佛蘭西國總兵攝藍黎莪。元帥瑟西爾。分坐三船。先後駛至。據瑟西爾啟稱。欲與該國結好。以做生意。該國王辭以國小民貧。不能與他國結好交易。瑟西爾將原留該國之執事嚟喇咖叻等帶回。別留伯多祿一人。在彼居住。閏五月十八日。佛國又有色玩爾坐船一隻。駛至該國大嶺村洋面。遭風擱礁。經該國王發料修補。旋與攝藍等三船先後開行。七月二十五日。黎莪之船又來。帶

有瑟西爾書啟。稱伯多祿孤居不便。再留亞臬德陪伴同
居。該國王婉詞不允。愁慮無計。咨請轉詳具題。使暎國接
取伯德令歸國。暎國接取伯多祿等回國。併罷其結好交
易之心。以期永久相安。又一件。係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初
二日所發。內稱本年八月二十四日。暎國水師提督郭季
倫。坐駕兵船三隻到來。欲與該國王面會。該國王辭之。欲
令將伯德令帶回。據稱非其所知。不便帶回。隨於二十七
二十九等日。先後開去。曾問通事云。伯德令係耶媽你國
人。但與暎人往來不絕。久為淹留。恐滋國家之患。並據該
使臣毛增光等。於驗貢後。在該藩司處呈遞密稟。縷述前

情。並稱佛國留住之人。動輒毆辱該國民人。該國王日夜
憂心。囑該使臣等密稟藩司。轉詳各等情。具詳前來。臣等
伏查道光二十四年秋間。琉球國王因佛蘭西兵船駛至
該國。強留執事。嘑爾加叻。通事粵五思旦。二人在彼居住。
並諷以結好傳教。該國王堅辭不允。備咨藩司。懇請轉詳。
臣劉韻珂會同前撫臣劉鴻翱奏蒙

諭旨。敕交

欽差大臣耆英。妥為查辦。當即行司。轉咨該國王知照。嗣准耆英
以現接佛蘭西喇嚒呢照會。此事係謝哂耳所辦。謝哂耳因
嘑爾加叻等。本係兵船帶往。俟兵船到東洋時。順便接回。